

鄧商韓

析非

子子

鄧析子一

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南圖書館藏明刊本

鄧析子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

鄧析子

無厚篇

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
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
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
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
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
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
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歛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

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敬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

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笙旄

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

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

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

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一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
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
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
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
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
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
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
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

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

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

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

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

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

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

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

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祭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

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達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夫負重者患墮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墮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墮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罿虎者不於外園鈎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園非罿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東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耻夫游而不見跡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

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亂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

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憚達

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咷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頗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兀者以及徒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也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

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

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入危

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

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

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

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全

而用之五味未嘗而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

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
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
不豫焉

夫木擊折轡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掩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疎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疎者忘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已爲哀在他爲悲在已爲樂在他爲喜在已爲嗔在他爲怒在已爲愁在他爲憂在已若扶之與撫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

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
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
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
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
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
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
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
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閭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
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
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
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
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
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
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

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爲之權衡以
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
與符璽而功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
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邪故遂於大盜霸諸侯
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桀者乃聖人之罪也欲之
與惡善之與善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
四者失之脩故善素朴任慄憂而無失未有脩焉
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
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
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私立君而
尊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
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
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
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不敢行其私
則百事傾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
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
則百事傾矣

新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
有墨劓不以爲耻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充置敢

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
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
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比
于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
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
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

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
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
呴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
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
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
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
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
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
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
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
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

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浮辭之端臣
下閔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
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
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
今之爲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乎
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
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
于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
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
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
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
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燐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
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
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曰
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
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非虛

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
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鄧析子

商子五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天一閣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

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_時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嘗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

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情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曠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作巧譖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

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角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放民不放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

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業當名則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餵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模姦民無模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賭教民也皆作而得官爵是

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管民不偷管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

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

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必難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螣蚯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螣蚯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

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曰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

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賤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禁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

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蟲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蟲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蟲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蟲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